



攻媿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為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炎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齋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為叢林一段盛事非師不足以

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炭
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生楚光見
之曰此子風骨嶮嶮有出鹿之姿又六年遂祝
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迴出流輩性剛簡居
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暮之有不善
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孝
可以見明佛性即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
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子叢林者不
能過也有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
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

師磨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
面蹉過圓曰上人不扶而直不耘而秀一日辭
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誠非寶師
領之時豫章雲岩游禪師號典牛聲震江湖師
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二十四日午
初版教鏗然豁尔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
甚處見神見鬼雲居問版教來曰是什麼師曰
打破虛空全無柄靶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
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
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

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大徹矣牛機辯
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
駛閭者為之錯愕踰年告别牛送以偈曰咄
臨濟宗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
典牛凡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
然曰不虛生于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瀉
請居第一座秉拂之初衆已驚服嘗問訊圓
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瞶圓曰期子濟，多衆
如雪峯存為山祐之疏而談天者謂子無徒子
意如何師曰參季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沈像說

法亦高出說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元酒太羹
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国清此菴
景元方住護国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即收
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為典牛焚香是為
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
及大能仁寺所至道價具行旋自護國華藏來
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
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以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
東岡之麓紹興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
死生如適園現此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在乃

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奉衆曰請得贊者如市
隨叩即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疾囑
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
之至酌茶尚饗為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
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既
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
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
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二人
度四十三人此下原本余非孱佛者未嘗參
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寔求

銘既遠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勃挺洞達無
一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
而系以銘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
典牛付授親切涂毒一叢間者腦裂雲居版
風撼深雪徑山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
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舌

天童大林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
已間人稱老尊宿願衆而大覺小珙之名尤著

且以大則宏智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珙和州
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葷世業儒而性樂空門
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可遂依貞州定
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貝長蘆祖照道和叡
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竒之留為侍者時真
歇了公為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
麼境界歇豎起一拳師捩議歇揮之師即領悟
遂云將謂無人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王
長蘆孱徒益集至千七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為
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受深公室語契

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待歇居補院岩道
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
天童視歇為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衆象
山延壽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
太守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禪禮開堂丞相
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為方外交遠來
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為部使者為范公草疏禪
門以為美談師即嗣真歇幾三年退處翠山依
宗禪師待制仇公愈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
子雲趨寺為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俱請住

雪竇二十九年直閣張公侑遂以天童招之師
念太白名山寔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
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
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飾亦未嘗振厲風采而
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于
是無以為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
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
書來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
翌日迎賓如平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為暮矣即

令集優婆塞中人知其有異舉寺咸令師從容
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既歸丈室濯足就座整容
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
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
待制張公邵昆弟與師為中外親舍人李祥又
視公為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
三十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為最顯是菴
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
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為祝大
休師自號也余初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

祝為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
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為銘諸幽

瑞巖石窓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
道人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
生師父蚤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
僧則韶落髮為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
於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
方威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

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
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体即見宏智反覆問
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旁久之再歷江湖徧參
石佛万年閑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擊山話經月
不契他日再往閑曰似地擊山作麼生師掩耳
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舉拂
曰識得這箇參事畢師曰拈却這箇喚作什
麼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也
不識一巾駭嘆黃冠忠置界方槌拂於香案上
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

一指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
及撤去三年後歸大童主藏事即分座說法遂
為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為苟合智處而畏
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師移書於智
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之
既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為
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任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
即出守四明命一主報恩虜燬之餘前人相繼
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鍾徑二臺等處皆師所建
軒敞宏大遂為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

小溪之彰聖明年崇陽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
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中開山田以足食又建
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
師於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還
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
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
招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
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山皆會
以翌日遲明升坐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
師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壁繼

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偏風號上方於是立塔以葬實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婦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於余。非學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為全人矣况是三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右德自期愛身如冰玉終老不衰累主大刹起居寢食

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去他嗜好自號石窓叟峭直骨鯁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下叛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略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指地曰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即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土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郡為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礼欲訪師於山

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
名士為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
厚嘗嘆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之憲則空門之
御史也緇流以為名言師行解甚高不為夸詡
以驚中壬辰夏旱即請說法即日甘澍次年又
旱定海寧延之師曰前此偶尔非吾力也堅拒
不受邑人固請已又兩烏鳴呼禪林五板蓋出
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
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
子文稱其為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

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
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末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
師機緣有三合錄瑞巖後錄壁立千仞不可挹
酌叢林尤所尊敬請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
壁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中矣異辭不負所
託矣銘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寢分別務歟曹洞宗綿密更
親切稽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通來一再傳奇
雛出丹穴石窻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蓋
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味人啗土炭石鐵醎酸

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腐君其視茲碣
表裏無纖瑕瑠璃含宝月

雪竇足庵禪師塔銘

師諱智鑒滁之全椒人俗姓吳自見時已喜佛
書每以白紙為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然母嘗
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
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達遭親喪
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貞歇禪師
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若精進終
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珥禪師領千七百衆首

座独指師為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貞歇
來四明至補陀山遇群盜蠱起避地之烏秦駭
浪翻空舉舟驚懼師坐蓬外独不露湿貞歇益
異之會京城三藏法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
背若負万金然道曰汝貞得上乘戒之證也徐
即身輕貞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
未起徹復回四明遊于象山縣之鄞行山乃海
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亦多以
驚異逃歸師曰吾為法忘形何懼邪乃即山中
盤石縛茅為庵地高年泉脉師禱曰吾办道來

此山神其惠我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
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
蟒入庵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師不顧
而去夜聞庵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
巨石飛墜越庵而立于門並庵大木皆為之摧
拉變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為動終不能
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於深定中豁然開悟師
自念去威音王已前年師自證威音王已後年
師自證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
來肚大氣物可餐庵小氣牀可卧若能與食展

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
叩師見地師去一坐四句身心瑩徹忽爾古鏡
現前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
不勞心力自照也昔真歇嘗於室中舉問一物
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
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
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鏡光流
遍剎塵鑑照無礙體難分群靈巨德皆稱妙凡
聖無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
欲航海或指曰此却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

環遶求偈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為
汝借風暨登舟俄頃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
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即不乞如何是同
風不問底人珙云井底蝦蟇吞却月師云賓主
不立報化平吞珙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
辭道恐涉唇吻珙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
借珙云佛祖不奈尔何師禮拜遂令受其聞翠
山宗白頭機鋒峻峭往叩烏時師方為岳林行
自擔二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
云為衆竭力不乞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

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云觸處相逢不
相識宗云猶是塗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
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
雪竇挽師指行荷負衆事念法堂新飾且命師
為衆普說宗嘆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
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
契二十四年還舉住棲貞隆興二年移定水侍
郎趙公子滿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製疏備
開堂禮嗣法大休實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
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

淳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
范公移主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爲終焉計十一
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爲請師念明覺知覺道
場勉爲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
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
之東庵大守林公抃稔聞道價命師再住不從
必欲識面既見間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
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
其抄錄八月哉生魄夜分沐浴戒其徒曰吾行
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跌

坐而化時暴兩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嗟異四遠
聞者奔赴及哀於是相共建塔山之左戊午奉
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
十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
上流爲一山竒觀嘗爲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
告別以大休塔銘爲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
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與
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過
絕人自誓不悟不爲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
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

依真歇鄭行之居略言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若有灵真有飢則一喫之食寒則一喫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為大千世界与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尽凡心勿为異解師为之灌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朴厚見地真实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变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其大辯才浩博与得为人說法或自晚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与倦色音吐洪暘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

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渊嘿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豪施利悉为公用丈室蕭然故六生廢刹積通動数千緡不过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救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物命輒为易以素饌有藏其須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为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現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为过也師生於淮南而化緣独在四明屢易法席名

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号足庵人以古佛称之
惟師可以言媿云銘曰善哉吾師尚人不心以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灯々相續皆有師傅師之
得道幾於神曜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
寔艱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吳地既之宅聞者
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爲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
四衆歸仰廣爲津梁生於淮壩緣在角東名震
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辨才无礙行實堅苦
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云媿銘以表之用詔
末世

北溪文選瑞巖谷庵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
瑞巖寺先是參政錢公請爲墳院公既薨其孫
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
請勅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
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勅舍孤雲野鶴雖无
心於去來然空門之盛幸也魏公分教永嘉時
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
旁有僧曰景蒙兒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
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

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其論出世法了辨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為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時以寢與嘗葺古殿得瓦於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為瓦礫之場人以為不復可與矣師曰吾當任此既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迈不以豪末自見因

事而顯名不歎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游匡清又參育玉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裕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鍾聲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嘉太師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

体起居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
復逐去次日再入裕方發問師抗声云老漢今
日賤闕也一拍而出裕曰雋哉念母而歸龍翔
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午辰事語不投機承
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箇消息
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即畫以
右手擊右師又畫於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子
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
辨苗裔今日得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
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既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

瑾曠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下皆一時
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閭以谷名師菴且為之
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
志間風壁立孛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
風餘烈若未墜者尚在汝躬吾且拭目現之名
山法席聚衆千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
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
酌既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
烏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為施主說法似感微
疾既歸跌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

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
瘞居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
十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鑰人贊碎丹丘
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赴閩亟
遣若奠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銘其塔且曰吾
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鑰不敏
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觀峯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
夜溟滓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
庵若子一笑頷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

斤郢稜，鶴骨双眸炯古廟香炉無波井粟棘
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真隱神交雖脫
穎教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丘丹與三請再別幾
何俄奠若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歧孰知警
勿謂空言如縛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為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
置佛殿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
期為余不及見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
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

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非闍黎也道價
最高大興此山繼以竟去予嘗銘其塔月堂惠
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
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
寔家昌國縣蓬萊山之昫山母馬氏夢僧倚門
乞食而娠生有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
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
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凡兒每竒之
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駭嘆十
四為僧即造延慶依澄照子法先師季日勤講

業夜則坐禪迴與衆異或以飯食物玩遊戲等
試之一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為急
衆目之曰詢獨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
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炙數歲盡得其說欲遍
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當今
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貌溫恭
烈暑鑠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直坐而不卧
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孛皆吾故人盍
行矣法師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
待老師反不若新進即直坐講席一呼而隨者

數人偃至師前遽曰教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
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奉佛祖之大道考量
現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則見性
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未若名相之
奪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
而退或曰此孝海養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
步于兩山者三載圓辯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
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
唱曰吾祖之道荆棘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
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

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即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
約佛約心寧外婆婆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
捨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既深涕泪俱下遂
造大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点示耳
即日挈包在弟子列自尔左右逢源鋒不可觸
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欲捲堂負擔于
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曰維那
之言然即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
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止為廣嚴第一座
偶擇主僧郡以十名寘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

年少為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往海
瀕華雲以省母之硬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
羣盜劫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為者
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
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
強取之物豈為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
寔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我以寂滅為樂
汝若殺我早歸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
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
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往奉川之禪院又遷

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法夜必
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遠于
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然燈講罷直去
嘗夜出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既歸螢忽
來迎如繁星然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也自爾
每見之師不以語人自以為差遠人意也移往
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
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
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
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

一本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灯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塵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次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為貢院勢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終信宿府主見招迎謂師曰貢院之擢得無

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以神現夢以為言也丞相魏文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以叩自得石窗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不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至

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濶山高鶴長鳧短皆出
自然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在法
位世間相常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
立地成佛文節有省嘆曰經論之妙還他教家
魏惠靈王臨鎮來游獨坐一榻俾師坐而問所
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家之直指
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寔知寔見言之
何為禪何為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挂
然後龍喜提妙法徧莊嚴隨所往處常安樂王
大悅屢以金繒為齋施尋出入衣孟建雨華堂

等又募緣一新西廡至于卧不解衣講必更淨
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体非赴斋啜粥蓮經
不曾離念厨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報作略不
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怒欺必照破
中外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
增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
古人非徒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証其言以
資之善記而駕其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
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之傳吾求悟門切勿
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宗解一卷以

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曰吾竟
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
經而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
塔之側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
相無所墓于蓬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
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閣郎中省菴陸公沆贊
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人今柏庭善月
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即路之日緇素
男女秉炉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現者贊歎
以為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

其徒請銘余非李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
勤而察其實行寔諦為可敬為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
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辯之興
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
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說辯才無碍脫落窠臼
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纏柏庭
之徒尚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

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任持僧從
廓待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
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
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天悅親洒宸
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
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
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
溪人家世業儒重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
羣兒強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
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

戒時閩中名利多有道之士志往從之佛心終
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
感發迷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為足也
去之見懶菴需公為侍者復依大圓璞大慧
果公之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
然有得服勤數載璞撫之以為類已然以未識
大慧為恨不憚重研見于衡之回雁峯下大慧
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
曰廓乃佳衲子可為成就使異日為吾家種子
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

復來依烏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
為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
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
以辯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
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奉以自代遂主此山
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
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為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
其暇日具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
斛施者委金帛創為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
施金錢飯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

其餘事不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
至遼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以
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
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
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為僧中龍又聞其機辯
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
以笑月為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却間雲大海
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
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後事澡浴跌
坐書偈云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身太虛

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
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
慧而益震又得如師者為嫡孫上承聖天子之
休寵下為帝子公相之所尊禮近為道俗之歸
向遠為外夷之師仰可謂盛矣茅室所度未易
忠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江開元方有教
于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人家法
甚戾嘗以師語錄萃為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
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乃始得百
之一二刊之余投老林山與世相忘師謂可以

語道往來無虛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
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于余為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曰老子
雲夢胸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
智傑出傳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
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首傑稽首礼益恭一散
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亭下寶塔上凌
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為最蘭若相望名德

輩起予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
一代宗仰者往來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
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
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点世間氣與之語愈叩
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既以隆興癸未
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
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為滕薛大夫矧釋
氏事寂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
能使存佛者宗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
一可議殆鮮有覺雲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既

已叙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系以銘師諱志
連字文秀竟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于四明
鄞縣之龍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
竺乾法令從礼寂公慧云為師肄業崇壽年十
八受具戒明智目為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
教義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為
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先放落風生四眾聳
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遭
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為寶所圓
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

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寔難其人天童宏智禪
師以師為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
有不備施利山積一毫不自奉恚以資建立事
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之如崑閬間物非大勤
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贊其新伽藍者
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為功德耳豈敢以此
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為法門罪人故
雖所至興建而講孝不少休承孝之徒翕然向
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
為戒祕監姜公守四明為師作真贊門人固請

立石師終不以為榮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
名士多樂與之游望之則毅然不可犯即之則
和易安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疎也有達官
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纒々不倦驚曰師禪教並
通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
過于繁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于是肅然尤
敬異之丞相沈公耒鎮以僧職處師々以老疾
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利
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
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私

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
戒者僧吏邀取無藝師為立成規省十之九沙
彌至于今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
宿弊徐而不暴口口口口嗚呼此皆人所難及
者然師心之所存心大而不密體卑而道尊恭
而不為博而不褻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既
革衆以葯進師曰十方無碍入一道出生死書
偈卑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
幸至此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
所存果易識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

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
三十餘人即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
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
惟應酬世所虔工與拙必一焉偉覓雲幾于全
峻而通周而專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
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
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逢其原金而玉嶽而淵
為尊師豈偶然道既成如蛻蟬嗟後人視銘鏤

攻媿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課藁

受降如受敵賦

受降之際亦當嚴備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卒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於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持醜

輪大防

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於大敵
懼見欺於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
交綏之地敢恃敵厯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
雖遺虜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神大將之
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櫬預防一旦
之危徠尔戈比爾干陰養士師之銳議者曰彼
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
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
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
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於突厥

耿公明此遂終定於車師彼有坑於既降者固
出詐謀使之自傳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雖弛
於金鼓內仍嚴於矛戟深防禍起於所忽亦慮
敵乘於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為我則徠兵而將
亦伐崇因壘既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
皇之策因知力角於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於
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點虜雖聞於警服禍心
猶恐於包藏惟吾之為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
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於
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於平涼噫屈膝而服也

人固畏威噬噉何及也吾當慮後毋施禁以自
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虜而獻俘于
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渡江擊楫
誓清中原

點虜未殄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
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柁備言素志願恢
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
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
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尔乃緩引
蘭櫂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群心

已降志必復於故土誓有如於大江吐我赤心
忽形言於剡木指夫白水期淨掃於中邦謂夫
胡塵久汗於秉師戎騎交馳於洛汭鞠宗廟於
禾黍混衣冠於羶毳我是以期狼氛之必敵顧
鯨波而作誓方橫撓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
夏未平尚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因始草創人思
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網維不韋也
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逆胡而
氣吞倡義有先於温嶠定從不假於平原遂將
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

法駕之尊果能洗暴虜之腥羶拯遺黎之沉溺
長淮以北也復見於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於
荆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
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漢臣之擊匈使
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蠢尔醜類
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晝舉虜廷而一空振起
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
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
維揖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
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輦食壺漿迎王師賦

輦食壺漿迎王師賦

王師所至
食漿以迎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輦壺而咸至實食漿而
以迎飲食雖微用表欢欣之志通遐咸集喜觀
仁義之兵惟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
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
敢拒橐弓箠矢徃平敵國之民輦食壺漿來勞
王師之所現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至也
救民於水火彼之迓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
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昂來皆望風而遠附
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為茲蓋兵收不戰之功

人有再生之喜竭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
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迺顧慕義以皆然非吊
民而何以三萬乘而伐一乘罔敢抗衡其小人
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
後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
之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耒皆裹糧
夏衆咸耒功可同於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於
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耒蘇迺悅遠歸也
衆安携式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
服之意自坐見於功成曾不煩於家至如是則

三軍益飽何煩輓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
之智非不知拾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醜酒以搞
也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
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
何異咸籩元黃人盡歸於周室豈特牛酒民皆
勞於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
而飲衆者為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
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
壺漿箪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時乘六卷
以御天也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
有為獨收吳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蜚騰之會
統制方維迹其奮宛邑而戰昆陽課青犢而降
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本自於神圣而特逢與
運也故能安於夷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
時乘六龙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
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於列宿載當二百而適
際於中天躰純剛而有作蒞至尊而獨專受命
而與協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
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

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遂
尊既正於九五祚遂興於百六爰寃位天之載
允協義經詳推闕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至不
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阳而
後升今我恢雄圖之刻、濟大業以兢、既當
陽而有造宜取象於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
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致兆應金刃
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於育圣之際佳氣
之鬱也又見於率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
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

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息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羣虜回旄旆止
於九縣羣雲寧見於高鋒靈旣自甄類五馬渡
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
將也有鱗集之歸驤如吳公也擅風行之奮抑
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
遠跨於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為弓

賦修身為中
發必中矣

孝貴務本忘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
為弓正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

中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
謂存於我者苟不知審則發乎外者何以示眾
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
之為弓要在百發而百中現夫孝問尚志操修
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
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為慮以
動惟時罔蹈黨徧之適莫而發必中且先
審固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
行皆審是施於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游息則
為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

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為的而思
為矢彼有忠信為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
行為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足以鑒彼者括
謹夫檢身動功戒於失鵠發何勞於叩輪亦猶
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已軻言如射
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言功言德之方弓之作
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於射
隼材不良者唯求竒於貫虱理既无邪中斯可
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為良尚小儀成終日
射侯而不出噫主於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

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体直自然誠
立以自修殆將現德於矍相奚假矜能於畚由
如是則有志於孤礼何拘於載記其直如矢道
兼得於成周城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為志眉
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及害与人
无争則行何有闕又當兢業以修吾之身
肯廢前功於一棻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尊賢則士願立於朝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於矣德斯願立於
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礼下起克庭之望

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
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皆進時乎慢士則雖佚
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矣之意每務撝謙則群
髦與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書接下昂亨
養矣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
薦延此既加於體貌彼寧甘於棄捐神圣謙沖
每優崇於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於官職自是
耒榮軒冕之華去耻山林之入望旒纓者拭目
以斯見僂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於
時可見故心欲仕者如斯其急至人在上既同

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抵士雖
貴於求仕位尤慙於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已進
退規道興廢以卜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
嗟晚則離蔬釋屨而來唯恐徐莫不有道賤焉
而耻也吾自幡然而改於立或年方必貞割烹
之鼎待如不次自投袂鬻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
之叔士守立身之則儻恃祿位者因明月而按
劍則安義舍者必冥鴻而避戈是故好仁文后
有海濱二老之婦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之匿
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未

大宛今也世偶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
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捍闔之言
又孰不思棄商築耒趨舜門盡令雖水之西同
為振鷺肯顧鍾山之北殆念驚猿王者以是改
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
者賁然而至卧庐以隱者愔然而起是之謂主
公尊矣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公尊矣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取夷狄以權賦

夷狄以信宜取以叔

夷狄無信帝王審知念何道以能取惟以權而
則宜制夫猶夏之戎孰為上策用此隨時之術

毋守常規夫惟惠中國而綏四方東九夷而北
六狄制得其宜則可以持久取失其道則咸耒
作敵困則卑而強則逆肯守信以為常耒不縱
而去不追當從權而底績蠢爾凶醜繫予拊綏
恃力而侵邊也我則為之備禦慕義而款塞也
我則為之羈縻曾不勞於操縱俾自至於殲夷
有德有威控尔仇方之遠或和或擊運吾堂上
之奇茲蓋審變詐之矣常運機謀而四起時乎
當和則厚其禮以去醜勢或可誅則犁其庭而
後已豈惟玉帛云乎哉要在方略如何尔其策

則然非權何以惟曰文之守也論鄙董生以常道而制之言殊班氏非不知攘夷之可也固不當廢和戎之議也尤非可死奈何專以黜武則反弊於中國汲於息民則見侮於強胡又豈若適時變以為備因事宜而永圖所以文帝和親或議匈奴之擊太宗誓約終罔韻利之俘或曰慎德則四夷未賓修文則遠人多助然而豺狼之心不可以仁拊犬羊之類又難於情恕故一時之制宜在大君之審取術欲施於五餌踈亂賈誼之謀策徒論於三家淺矣嚴尤之慮彼有

閉玉關而謝質者謀出世祖置金城而處降者可不由孝宣一則遠絕於西域一則窮討於先零肯泥已行之迹各從制變之權故我智切戒於膠柱謀當從於轉圜以至分閫率師必舍兵機之決出疆為使亦容利國之專噫干戈皮幣也不可以為常縉紳介冑也豈宜於偏信必審察於敵勢亦深防於邊釁方今黠虜之背約乃天止之時奉王師而一振

濟河焚舟賦

濟河焚舟志在立功

戰歆必勝歸寧預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

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於故國火其巨艦示死
報於強讎昔秦穆違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
利二陵之敗也既舟咎於覆將三年之戰也又
貽譏於拜賜全師再出俱懷犇比之羞雪耻不
忘常起鄉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欢呼即戎
謂將之屢敗也周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
先於效忠昔也喪師曾愧万全之策今為賈勇
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
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
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為

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不揚一
炬以獨決聚万舟而畢焚烈焰奔電長煙走雲
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勲回視歸途渺洪
濤之千頃示元還志激壯氣於三軍故得我師
奮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從橫馳河內之
地談笑取王宮之邑指茅津而及濟封敵尸而
洒泣挫夫強晉既閉國耻之消威彼西戎尤喜
伯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於擊楫好
謀而成也非不悔於馮河百敗而勇氣不驚一
勝而戰功愈多歸志与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

不磨誓必破於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於
易水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
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曰一昔而
遂弃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烏得千載之下仰焚
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疆則精神折衝賦

本疆則以精神折衝

本既疆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
折衝俊士朋耒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
奔突之鋒切原君得士則昌國以矣為本苟并
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固則懷姦伺隙者自閉

聲而遠邈蓋朝廷為諸夏之本能制勝於九重
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於四遠現其多士
同德一人所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
竒兵勢既罔於克鞏勝自全於不爭朝有德而
益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
威稜之震也足以僭動於華夷瞻望之隆也足
以揭為之儀則人咸想於風示我何勞於声色
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於樽俎兵
自罷於鄰疆齊威必勝於朝廷金果耒於敵國
大抵万里制難者以任用於矣士匹夫敢爭者

以輕量於大臣今也俊人垂伸而措笏臣主聚
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正須
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却
強秦譬夫猛虎在則藜藿不採於山神龍居則
網罟不親於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
氣焰不可鄉迎國家按諸以無事戎虜從風而
自靡顧厭難於言形非得人而易以矣五千之
騎隋何徒詫於片言止百万之師處厚亦稱於
一士噫子玉不去則為晉之患季梁豈在則挫
楚之強矧多士之濟、佐中國之堂、赫然臨

之則夫誰与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
沒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礼歸魯因之
侵疆彼有威却匈奴者未免於窮征口伐可汗
者猛勞於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
靈武而姦邪敢桀方今優游於巖廊之上而精
神折衝九有自聞於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

賦歲星所居
里有其福

國既得歲祥斯庶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
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
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羸縮且運

於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慮為甚速爰占
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
覩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
之理王於春也又司長春之時既循度而至止
則錫羨以宜其右衍於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
其地構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
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
政之奉也事无不濟由危宿之所居故鴻禧之
可維越人遇北終摧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
苻堅之銳大抵可將兆於休咎星乃為之疾徐

超而前者或弃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居可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
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代人請驗
焉遷之史所之得地賴稽班固之書彼有因之
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
况此應王者而紀於號令主歲事而為之統首
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滯
在元枵之次後致鄭饑既居折木之津遂與陳
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於天度歲之居也實昭
於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

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士已登不必驗少
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
攷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予歛時福而民罔
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
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天性明達
好謀能听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盖有好謀之德又兼能听
之明顧夙負於英姿乘時以起尤樂同於羣議
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與念四方之未定
謂不咨於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矣

倭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具臧屈群策以兼收又
能審听現其逐鹿屈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
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性大公至正之是
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独稱於赫
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莫不說辭或悅於
監門謀主或資於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
言而遂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於衆智以達
盖由於天性顧將軍何以教深圖東鄉之功非
夫子矣所問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
可决於一戰甲兵之利可服於諸侯盖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
我是以疑切戒於築室從有如於順流為真王
為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
良借箸之善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
無豁達然而助桀為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
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於能用故何由
而可揜所以閩東歆弄罔不憚於據鞍成卒能
言見豈嫌於衣措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
孫之爭囚奴之伐也及囚婁氏之矣謀不詢於
多士智難合於敷天殊不知過雖同於有此改

必見於愔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皮膚之愛封
之万户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
必從溺冠雖慢也矣非不好吾不愛於兼听人
亦為之樂告故能牽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撻遺
剪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開未從仕
聖人使之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
使之顧元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
俾効施為蒙堂尚友至門潛心諸子仕為非苟
於利祿學也所期於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

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現天心本愛日
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於事以有用之學
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效職升堂之子也
誰忘進身惟此魯人独能參於至孝雖當周季
俾往厠於王臣間也倏尔有聞歛然自視謂吾
之孝也固欲見於行事而孝之優也乃可施於
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
殆向弟之未向此意孰知惟至師之独喜議者
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且無不從然
念道之將行則急於一舍才或未克則难求方

鍾雖尚遲於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
能垂嘉言於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於可農噫
有帝王之孝者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
辭舍苟非此子之善孝安得發言於將至今也
師以為可而懇切於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賢於
涵泳志有同於曾點姑樂舞雩藝云或及於冉求
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于祿而
孝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於爵祿迹寧滯
於蒿萊歷攷闕里矣推子聞固異夫何必讀書
子路啓有民之說使之孝邑尹何非製衣錦之才

誠以志則在於恬愉心不謀於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傳檄而定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竹之六乘破

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於遠迤軍書所至當自底於安全夫惟信已結於人心助遂多於天下彼陷於塗炭也無不攘我則罔吾号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干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思已深

万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後車馬之音苟用十行之札足安四海之心寰宇雖遙已欣聞於大號尺書所至自平難於當今是宜叙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万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挿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師之至欢然罔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稚罔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

於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於歸心固何煩於馳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猛作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內華而外狄掉舌而矣五千騎豈勞辨士之隨憑戰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之酈向非戴角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與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即止諭意於蜀道守夫鴨綠卒貽請於高麗皇

乎哉鉉繫之儒也既務於討論帷幄之臣也又加於審訂俾百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听方今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仁孝之道二致同源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於二致理蓋同於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於爾殊人或多於自異語其大体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可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厥本源是理曾何於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

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
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
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
生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篤近奉遠雖則有別奉斯加彼率由內
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
之際雖曰殊塗如釣深探賸而言孰云異道大
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於事親苟
志於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
運用或疑於前後而本原不離於貞淳當戒波

流之蕩曾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
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陳是源也會精粗於
一致之中合內外於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
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於銖
兩先後豈殊於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
愛則去差太異夷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
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鄂
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於
此失於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克純若顏回可並
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

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見以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二子皆以其道而鳴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矣同宗一聖抱此覓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矣之可考以匪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季而終於窮死其過於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現天名重楚國季傳子思優入聖人

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顧二儒仁義之言一根於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於時茲蓋二百餘章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多悉後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幾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耻時將駕說鼓木舌於諸儒經本吐辭和金石於夫子誠以軻之辨也非出於得已况之說也不貴於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难德衰之已而如草木无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无聲而人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万世之知久而

愈盈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為
寧不由別王伯之尊卑朋祀義之統紀一時衍
道也信同声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音之不
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於韶樂鄙
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為文之韓氏故能倡
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缺豈巧
舌之能騁天下之梟豸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
之不惑由大声之孔皆且異夫知雲最其善烏
文徒稱於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尺見於淫哇
噫大醜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

二群儒敢飾於邪說處士不容於橫議然則先
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矣它由孟荀之不墜

殘月如新月詩

近晦月猶在蕭騷夜向晨已殘幾欲盡忽見恍
如新老挂沈清影餘輝鉅半輪纖纖兩頭玉皎
皎一鈎銀明似玃生際光疑太逼真粧樓諸起
早深拜誤佳人

炙背俯晴軒詩

炙背情方適融霜日正暝何妨憑曲几相与俯
晴軒愛景欣亭午閑身得負暄映簷成白醉挾

續謝奇温豈止寬寒色犹思奉至尊
桃花滿肌骨佳句憶王孫

置酒沛宮

漢祖功成後時因過沛宮還鄉上心喜置酒故人同高会延遺老酣歌和衆童
旁歎新笑樂起舞舞旧英雄
一云威方加海慷慨悲游子軒昂賦大風永為湯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割蜜房

場圃功初畢天寒樂歲穰山居收密課簷外割蜂房弱羽依晴日纖腰怯晚霜
鈿刀門戶牖棘

七薦甘香作室何時再趨衙未用忙
百花辛苦處今日為君嘗

黃知橘柚来

一舸放長江遙林底處黃自知来
橘柚先已照滄浪綠葉凝烟密金苞射日光
相迎蒼縣雨暗識洞庭霜味詭江陵種
庭垂禹廟荒何如船上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

十里當勦敵臨機事寢危草山兵已遣
背水陣尤奇前澤書誠有行權我独知
正須投死地何

用恤羣疑拔懺終如約傳餐亦應期孫吳非紙
上方略要從宜

鯤化為鵬

鯤大幾千里揚鬣習氣日增一時俄化羽
為鵬鱗族疇能比龍門不足登天池將轉徙雲
翼快飛騰怪矣齊諧志壯紜莊叟稱鳶飛
躍魯不事誇矜

一月三捷

勇甚鷹揚將身從虎穴探六師心不二一月捷
凡三戎卒時非久邊庭戰已酣神戈窮逐北露

布屨馳南隴旅彌思奮狼心敢肆貪七旬有苗
格較德可亨慙

清泉潔塵襟

騷客事幽尋清泉一派深居然浮爽氣聊用潔
塵襟徹底明蒼石澄波漾碧岑屢添山澤趣盡
滌市朝心洗耳何妨听吟詩更喜臨至哉天下
樂穩坐讀書林

復見官軍

元帥平京邑欢声夾道倒不圖當北日復得見
官軍將鉞耒何莫壺漿意已勤重瞻龍虎士

掃犬羊羣王旅方馳電民心極望雲長安十
戶拭目待吾君

物色訪嚴光

肥遯推嚴子招矣仰漢光營求思旧季物色訪
羣方聘問期終得形容尚未忘年裘方審識蒲
乘遂搜揚不羨雲臺綏還歸釣瀨傍高風今尚
在江水与俱長

冀北馬群空

冀北雖多馬知惟伯樂工祇因良種去便覓
羣空過視千蹄衆先收八駿椎謾聞餘布野無

復見追風騏驥方奔逸駑駘豈混同儻非承一
顧鳴鳧孰能通

習馬長揚

強漢承平後兢武不忘整師臨五萃習馬向
長揚冀野未騏驥天閑出驕驤騰射熊館馳
驟華山阳輦路千蹄穩瑤池八駿良上方勤閱
武願賦翰林章

飛泉漱鳴玉

翠嶽出深處飛泉觸石鳴跳珠不勝乱漱玉有
餘清水落千尋險風傳万壑声玲瓏鏗壁韻激

濺破瓊英漢水思遺珮滄浪想濯纓何須韓吏部
聯句賦琮琤

蘇東坡詩注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和舅氏適齋汪公尚書詩

適齋慕香山之高續達哉行集香山

詩句次韻

脫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閑游即醉眠大抵浮榮
何足道生理何曾得自全朝廷雇我作閑人髻
髻緡錢二三千一種共君官職冷收得身來已
五年五年炎涼凡十變老後誰能惜酒斝塵纓
世網重入縛七十八十百病纏千萬人中無一

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翁頭雪白貧家強
健亦天憐每媿尚書情眷眷與君一醉一陶然
其間氣味都相似猶在病羸昏老前月夜徐行
石橋上累、棟宇相連延歲種薄田一項餘薄
產處置有後先更無俗物當人眼遊魚鱖、蓮
田田為君奉酒歌短歌不妨兼有散蒼天

適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答

適齋一片心它人難與比少時發此念樂施到
莫齒婚姻成者衆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
風動桑梓利益及物、方便形事、先正有此

言源流固有自外家有天池清波照叢桂末者
不問誰小大聽盈器及其旱將涸一雨復清泚
我旧為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徃、多
割己向來俸可分掛冠踰一紀心勤力不逮不
得盡如意安得有賢財如此池中水求則應
之吾心斯足矣長篇筆餘力疊、遂滿紙病足
正僵卧三誦為之起韻險不容次愚言不能止
公曰汝答我只用元白體公心與天通言合孟
軻氏菽粟如水火此意豈不美黃金土同價但
恐無此理求水易足用近止及鄰里上不過飲

食下亦止濯洗求財則無厭求不問遠邇應者
力已竭求者殊未已有如一富翁獨處百家市
始焉逐什一貧富本相濟餘波被四鄰人情皆
可喜久之責望重爭訟隨謗毀不言理曲直但
謂富者鄙堯舜有至仁猶病在博施所以漢劉
德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怨百方輒散棄貧富
各有分取予尤不易生長在田側義事熟於耳
頗亦知為人緩急力不計旧言出於仁甥言裁
以義二者若不同、歸於一揆愛尚無差苛兼
愛幾墨子豈惟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与愛

物要自親、始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家田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衰髮黃齒
如兒義繫同古人閭里咸歸依度量海深闊仁
愛佛慈悲居然三達尊後生願影隨為作貞率
集率以月為期平生持謙柄自牧何太早善學
柳下惠不欲慕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略不遺
以此娛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汗漫游據龜食
蛤蜊但欲容長滿痛飲負吾師鄉黨既恂、朋
友亦偲、凡我同盟人共當借此時間或造竹

所寧容掩朱扉者英古有約不勸亦不辭此意
豈不美謹當守蕭規遠哉杜陵客從它人見嗤
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此日
若無有揚輝一書安得成首寄新詩欽厚意却
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幼惠尤憐盛
氏甥
為親敢說宦情輕公退委蛇懶自營朝路一時
借寸進適齋新句已先成團師况復今同里武

子非惟愛外生旧日阿重今欲冠此恩更欲到
彌甥

適齋掛冠次韻

致仕吾非不待年礼經自合許求田祇圖徑取
衣冠掛不願更尋香火緣富貴鼎來先瞥地是
非袞處独翩然鄮峰相對兩貞隱共仰元台与
大天
世事相牽無了期平生待足是何時拋官不作
九閭夢納祿尚餘三徑資紫綬金章寧復憲黃
冠野服自相宜耳根贏得長清淨理乱從今不

用知

余初除西掖適齋惠詩以二甥相繼

續綸為喜安行表凡貽書喜溢于

辭謹次二篇為謝末章以屬安行

漕臺生處寢之末叢桂還分一葉芳紅葉堦邊

懷老謝桃花觀裏憶刘郎首煩云舅書增喜想

見慈親色更康無忌安能負酷似願從外氏借

餘光

敢謂封倫據此床幸從科級紹餘芳紫薇繼直

中書省叢桂猶為同舍郎太史書傳得揚輝渭

陽情厚為秦康外家宅相君餘事魚目何堪比

夜光

余巧郡得婺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倪且鷁退飛青雲高處有危機屢遷西日

成何事幾向東風詠式微塞馬云何真是福鱸

魚正不為知幾休論五馬人生貴且奉潘輿得

賦歸

約訪王卿正己已而中輟次韻

歸來親戚話通情準擬流花得再行已荷適齋

容接武敢從酌古遽渝盟烏衣門巷人非遠綠

野樽壘計未成官已得閑身未暇因仍恐或過
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韻

一冬祇見曉霜寒未得飛雲萬里看多謝黃堂
贈圭璧欲從乳竇倚欄杆簷高安有冰成柱坐
以空餘水在盤歲晚願呈三白瑞要觀積玉滿
林端

清高閣觀雪次韻

衝雪上層閣員成清且高主人風節峻坐客笑
談豪送剡訪安道賦梅思水曹好因窓映夜涼

飲讀離騷

真率會次韻

喜奉潘輿得退身烏衣相會總情親樽前正好
醉十日林下何妨見兩人閑暇止應開口笑談
諧尤稱掇皮員夜歸更作驚人語日氏從來筆
有神

楊圣可棊集余方歸自桃源不及預

次韻

屏處尤便野性慵故人何幸縱相逢賦歸敢慕
陶彭澤自免猶晞那曼容棊酒交歡情正洽江

山得助景方濃嗟余誤入桃源去歸路滿城聞
晚鐘

汪達可招游臧園次韻

城下名園稱老懷乳鶯飛燕共低徊寒梅送臘
曾先到嫩綠留春喜再來眼底芳時能幾許接
頭衙鼓謾相催主人好事不嫌客素壁揮毫又
一回
蒲架醱醖恹雅懷更添林下紫徘徊平湖不怕
重門阻勝賞何妨後日來酒興已隨斜照遠詩
情無待片雲催黃昏鼓棹欲歸去望望煙林首

重回

士穎弟作貞率會次韻

何羨祖希情好洽朱陳累世意交通舅甥巾屨
頻相接兄弟樽壘喜更同參坐幸容攻媿子主
盟全賴適齋翁日末愈得清閑趣斗酒不妨時

一中

吊王卿之喪次韻

去歲同登百尺樓相期春晚更重游舟藏大壑
夜俄去橋跨清溪花自流五紀情親真是夢四
山風物總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空使文皇歎

薛收
去旱禱而雨此心天與通為霖三日足起舞万
家同破塊朝方爽翻盆夜正中隨車真響應巫
覲又何功
洗印日無幾載艾春已祈龍神末鄧嶺香炷藝
流眉自笑受厘許堪為學稼逢洋添野水已
足樂吾飢
兩師爭自效賦伯尚何施膏澤由分閫空餐媿
奉祠農功今可濟水利更毋隳喜雨無煩記行

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

韻為賀

屢報銀臺給事中忽聞喚渡浙江東長安幸免
手遮日圓嶠莫嗟船引風廩繼貞祠身暫逸班
聯內閣眷方隆且歸同伴適齋老便看鋒車召
此翁

送安表兄葬次韻

深沈仙洞鎖神清万壑松声不似晴宿草他年
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氣象渾如旧劔

佩風吹儼若生猶記玉音稱酷似始知無忌乃
其甥山所從

尋春次韻

一自東皇天上來坐看芽蘗起枯荻化工潛有
洪鈞轉春事何勞疊鼓催晚景鬢凋寧再錄去
年花謝又重開賞花携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
便回
曉來陌上雨班、同社相將便出關席地亦堪
尋酒所得園裡与坐老間從教多病須行樂任
是清貧也破慳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得此

身閑

次韻十絕

休官

人生寧問草堂資乞得閑身且徑歸
憇媿旧甥
俱就隱澹然相對兩忘機

發書

故人惟賴幾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
旧日熱心
今就冷向來已自得
柳榆

見客

客至何妨送與迎
門前羅爵亦人情
可憐寒士

猶相望時有飢來柳絮輕

出謁

杜門却掃寢多時間傍人門亦漫為茶竈筆床
煙浪去自疑身是老天隨

赴會

幸身未老已先閑到處時、盡醉還更欲相邀
蓮社客共尋精舍上孱顏

病起

老去情懷百不宜上樓腰脚覺舒遲適齋異稟
人難及病起精神略不衰

安心

但使心如水在槃坐令四體自然胖有人來問
安心法將汝心來與汝安

讀書

佚老無如大字書聊將遮眼度三餘有時忠義
忽相激間遇包胥與子胥

贈染髮頰

染髮頰欲尋少年時笑殺當年榮啓期公道世間
惟此耳年來猶幸不相欺

聞道壺中得修養

聞道壺中別有天，能將俄頃比千年。
十年俄頃俱成夢，只任天真却晏然。

榮華富貴各同年，鄭貴溫香丞直華。
文閣致仕次

韻為賀

先生久矣愛吾廬，絕勝揚雄宅一區。
賸有珠宮來海石，不妨茅屋繞畦蔬。
未書已許尋前諾，同社方將約並驅。
更欲相邀預真率，車公豈可坐間無。
倦游歸騎自吳門，尋上封章叩帝閣。
俞旨肆頒旌素節，華文進直示優恩。
淵明妙句群英和，踈

傳佳名，
人論
千古存，
加我數年，
祈謝事，
此心難與俗

田夫
次韻四絕

初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媿可攻，羨公八十未衰癯。
曾孫喜見新文祿，尚想當年擲鏡翁。

不數西然日，末莉老

江南創見喜孤芳，見說閩峇徧海鄉。
安得一居香盛處，帳中巧作空毬粧。

對其畫子
從子澡滌築屋荷池上

樓臺墻宇家，月楊柳荷花處。風最喜兩涯
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不嫌西照與朝曦，城郭誰知住翠微。天幸外門
才咫尺，欲陪杖屨夜忘歸。

山行野老問年

田夫笑把褐衣牽，爭向壺中別有天。齒髮雖衰
渾未覓精神愈，勝果何緣公言已老。偶能爾我
本無心，只自然再禱百分才，及一定應椿壽八

千年
無聖鄭青溫棊社

二公休致我來歸，儘可同裁隱士衣。此已屢謀
登竹所君其無吝，造城廓人間厭見手翻覆。樂
處但當願指揮涼氣一新，宜近酒盞簪萸似向
來稀。

公看魚躍與鸞飛，鶴脰維長斷則悲。世事不容
人苦較，秋風自有葉先知。青奴難免交新絕，素
扇寧須手自持。宋玉賦篇終未達，不如老子笑

成詩

論悲秋者以青秋秋交降素

黃雲万頃一時收喜見高空風露秋歲事及今

將告畢人生到老盡滯休固知景物能興感亦

有癡人苦過夏曾次果然無一累豈容秋月使

人愁

神明未竟晉公哀老母在欣兄弟怡花甯王忱

無許寿牢之無忘不問詩秋風对酒劝酬處夜

月乘橋來往時但要兩家同此適不須更遣外

間知

八月十四日携家泛月次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一城惟此占秋多水晶宮裏

清無比何用重登漢馭娑

九秋風月正分平盛滿金晶分外明老子此行

端不惡夜深幾得圣之清

稍先一日我中秋行徧芙蓉与菊洲作意安排

却非適不如乘興徑行舟

猶記年時看水嬉不如此夜月相宜仙翁一醉

非塵世為問姮娥知未知

草、員成一段奇比鄰非不借餘輝板輿何敢
侵風露略望簷間且勸歸

次韻十詩

懶季仙家煉大还但欣晚節在林間駕行免奏
三千牘駕駕難參十二閑短艇有時浮淥水輕
輿到處賞佳山莫言冷淡為生活冷淡終然無
後艱

秋來病體費支吾深閉柴門卧草庐藥畧多尋
醫者問酒樽浸与故人踈時須勉强陪來客未
免辛勤答遠書此外儒生員氣習簡編猶欲趨

三餘

大率舟行岸自移機緘何必更深思雨餘坐見
水三尺雲淨喜看天四垂荷沼已殘霜後葢桂
林初綻月边枝閑中氣味深長甚問却西風總
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時衰病情懷百不宜祇好灌畦
陪漢叟更欣季圃慕樊遲逢人少、須傾酒得
韻匆、且和詩琴意高低尤自適高山流水久
心知

甥舅相尋向酒边相忘情話更怡然人言难遇

双延閣自媿叨聯兩大夫只覓光陰詩裏過何
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別有貞消息莫為人間醒
者傳且吟詩琴意高外亦自處高山流水
從來憂道不憂貧晚向閑中得此身直把宦途
如夢過任他世事似棋新坐間可說旧時話眼
底幸多同社人賡唱本求閑燕樂莫夸末路費
精神始民此卦閑中庫和影身甚問時西風
自憐鶴髮奉慈親家舅还欣託寶鄰已向雲間
收倦翼甘從波底作潛鱗幸然松菊連三徑誰
謂神僊隔一塵野服相從成二叟不須更現宰

官身

笑它咄咄向空書既老投閑計未疎釜裏有羹
長自足門前無爵是吾居休論仙子生塵襪莫
問高軒織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与
人鋤此卦閑中庫和影身甚問時西風

秋霄坐到玉繩低歷歷明蟾數桂枝重露半翻
蕉葉徑好風時颭荳蔻籬不妨起舞弄清影何
用撞鐘夸小詩濁酒困人垂欲睡更揩病眼一
揚眉此卦閑中庫和影身甚問時西風
秋到先生旧草堂涼飈林葉已飄黃漸看天宇

清霜肅更覓人家白晝長
歷世既經三折臂坐
愁何必九回腸
世間万事消磨盡
祇有詩情未
遽忘
客目中次韻
三年此月綺筵開
盛意勤拳不待催
預約行人
須已集先欣
數客肯俱來
詩筒才到先
賡韻酒
興方濃莫算
盃更欲秋深
窮勝踐鄒
枚後乘可
容陪
若若開時定
自開芳心深
靚不容催
主人又有
新詩出
佳客應尋
旧雨來
樓上已
聞香撲鼻
堂

前儘放酒盈盃
高烧銀燭照花
睡更到更深亦
願陪

次病足韻

定數無過偶
与奇達人處
順更安時不
於椿菌
量長短
豈為彭殤較
疾遲雖是一
時身有疾
行
開九秩
壽無期
外生六十
頭先白
杖屨相從
最
得宜

戲和三絕

脫索

纏縛千遭
趁酒巡環
覩巧手競
稱神莫言
名利

如韁鎖猛烈抽身亦在人

藏

儘教逞技儘多般畢竟甘心受面謾解把人間
等嬉戲不妨笑与大家看

傀儡

假合陰陽有此身使形全在氣和神王家幻戲
猶堅固綠索休時尚木人

畫寢正酣以二十韻詩末亟為次韻

老氏正求知我希吾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
皆由命縱有功名已過時隨見鏡形容寧復我还

鄉交友定從誰慈親多幸方难老家舅尤欣未
竟衰教誨至今仍似旧襟期暗合自相知新詩
必使篇、和勝地还容處、隨畫永劇談俱喜
聽夜深清坐更忘疲素欽行已初無玷願季持
心不自欺紫橐清班叨預列黃金橫帶忝同垂
六旬顧我猶加懶八秩如公尚自持但仰三尊
知共慶孰云十物敢輕嗤無情到此方為達省
病從它不用治世事只將同蝶夢人生幾得見
雞皮現書自適非求解杖策徐行莫厭遲儉素
何妨貧勝兩優游員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千

指儘喜當歌有十眉報謁要須親自到赴筵直
以散為期醉翁雅意非謀醉基社清歡豈為基
白髮只宜甘散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輿來往
長陪侍此意終身誓不移無計歸北去或豈肯
汪樓比屋古城隅彼此清貧不願餘南阮諸賢
今有幾東床佳婿竟誰如歸鄉年亦非全老對
酒情猶未覺踈來往兩家無倦色此身端合老
犁鋤

桂老方開約客次韻

久疑巖桂儘遲開留待生朝伴舉杯老去欲尋
千日醉客來同引百老醅况臨高閣枝、秀好
判閑身日日陪家釀盡傾君不惜莫教餅罄恥
為壘

蔣德尚基會展日次韻

基社經年能幾回身閑深幸屢參陪一旬又見
朋簪集三徑還因聽履開休苦索居後而壁何
如相遇銜盃雖由巢裏寬初約不礙重尋旧
雨來

太上皇帝聖體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群太夫人適齋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為賀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通籍推恩總及親
八秩升班惟二老九齡拜命更何人
春初慶席歡猶在歲晚宸綸喜共新
須信長年多富貴祇因同見會昌春

吾母年高絕等倫癡兒何幸得榮親
九重錫類負千載八座承恩只一人
共仰外門流慶遠喜同介弟寵光新
兩家盛事人爭賀和氣薰為臘裏春

次題晚上人閑靜軒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兩地相望數里間
我已得閑猶未靜子雖處靜少曾閑
莫將花與夢相似之用心如石樣
頑要識箇中貞信息孤雲僧事兩相閑

次韻十詩

其會

歸來鄉曲大家閑同社仍欣取友端
無事嚼盃何不可有時會面亦良難
少曾環坐、長滿賴有主盟、未寒琴奕
相尋詩間作笑談終日有

餘歡盟，未寒琴瑟，休長語，問秋寒幾日，
何不可，何不可，老態亦身取，少曾對坐，身前，
舅甥身退不為遲，肥遯猶當未老時，東晉維慙
古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隨公開九秩，身方健，我
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酷似腹心，惟喜兩
相知。

晨朝懶起

坐見一翁，从髮皤，只贏曉夢，到無何，窓涼風透，
貞成適日出，事生还更多，足弱已难堪，蠟屐齒
搖初不為鄰，梭回思螭陛，班心處，日日奔趨向

馭姿

白風蕭蕭，會却見客

車轍長多，長者臨相過，肯笑席門深，寒暄固有
三分話，臭味還傾一寸心，客至自應閑不厭，年
來寢覺老，难禁應酬，既了無餘事，面壁何妨學
少林。

晝寢

才盡甘為世所捐，不如高卧了餘年，時逢毀譽
心無諍，間有詩文，手自編，老去已知身是夢，閑
來更得酒中天，簾深午夜，渾無念，只與白鷗相

對眠對臥中天寶氣平無事無念只與白醜
少無窮問亦喜閑千自歸去子吟身是夢閑
投閑時以醉為鄉人既相忘我亦忘兩足已期
南敵熱風清更愛北窓涼晝觀碧落雲千疊夜
看中庭月一方時接素琴聊自遣誰能更作鳳
求皇贊失取禁氣懶了無餘事面想何故學
杜陵鄭老共襟期門外紅塵弗與知近日頗荒
攻隗課多時不見適齋詩竹深荷淨相留處月
白風清偶會時地僻衣裳俱自懶黃冠野服澹
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篇想逢佳處輒欣然明知無子
可傳業每遇為文自入編舉世慕名多諷誦惟
公著句得純全句中相似詩方似一等不為名
利牽

即事

旋插杉枝蔽曉曦緩搖輕筆自融怡調琴不用
求成曲得句何須揆作詩無復趨炎同櫛櫛但
能尋睡學希夷太倉日食五升米老矣不嫌人
更嗤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
輕輿連日得徜徉
絕憐林下朝還莫
不問人間炎與涼
睡起閑情方自樂
齋餘歸路未須忙
何時更向月溪去
願著青鞋走侍旁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
燕居晚歲更申申
外生但喜長依教
一笑相從莫問貧
閑裏只將詩作活
酒邊猶有筆如神
乞言授几俱休論
且作羲皇以上人

子成兄年八十六
史子久八十二
舅氏八十一
會于適齋次韻二絕

堂中三壽喜同時
黃髮相逢齒更兒
參坐共談宣政舊
風流不許後生知
閭里旧游能幾人
適齋猶有筆如神
莫言二老升沈異
各現宰官居士身

文獻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并謝異谷題字

問里田賦餘幾人

宣紙舊尺流不指

堂中三書畫

上人



